



雷加短篇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插 图：周思聪

聂昌硕

### **雷加短篇小说集**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625 插页3 字数163千

1983年5月第一版

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900册

书号：10118·685

定价：0.78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五大洲的帽子    | 1   |
| 路         | 26  |
| 水塔        | 38  |
| “女儿坟”最后一代 | 63  |
| 揽羊人       | 86  |
| 沉默的黑怀德    | 106 |
| 纺车又响了     | 123 |
| 鳝鱼        | 137 |
| 青春的召唤     | 151 |
| 百灵鸟       | 157 |
| 我和沙娃      | 170 |
| 足迹所到的地方   | 186 |
| 五月雨       | 202 |
| “主二台”     | 216 |
| 灵车西行      | 230 |

# 五大洲的帽子<sup>①</sup>

—

今天我们文工团里来了一个新人，不象演员，也不象我们所需要的戏剧指导者。我们常叫这种人为“土包子”。

他三十上下年纪，军服有些破旧，坐下时，后襟垫在屁股底下。他穿了一双草鞋，完全新的，用红绿线绳做成鼻眉子，两朵颜色灿烂的大绒球，盖在大脚趾头上。他是霍玉民领来的，霍玉民象引荐人似地，领着他参观各个房间。新来的人，两手背在后面，严肃而正经，当他见到我们主任（一个女同志）的时候，也不动声色，可是在他的眼瞳里有一点困惑的神情。

他叫武刚，担任了管理科长的职务。我们正需要这种人材。政治工作高于一切的时候<sup>②</sup>，动员事务工作人员安心自己

① 红星徽章军帽又称五大洲的帽子。

② 抗战开始，事务工作人员有轻视本身工作，要做政治工作的现象。

的工作，便是政治工作的一部份；但不知为什么还只叫他做“代”管理科长。

武刚从此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。他的来临对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都要与他的工作相接触，他的一举一动会直接影响我们。

他对于他的工作，是按部就班做去的。他在工作中有一定的公式：首先召集所有事务人员讲话。他倒背着手，紧闭着嘴，神情严峻，还有一点傲然。那些新来的伙伙同志，这时离开职位站在他的面前了。张管理员，一声不响好奇地等待着；调皮的小鬼<sup>①</sup>象在管束之前，站得规规矩矩的。

他的讲话冗长，也有点沉闷，声音固执地迴旋着，象要无故惩罚谁似的，使人感到压迫。可是他把民主集中制带到厨房里来了，他用一切想到的字眼夸耀和尊敬这种作风。他把厨房比做军队，军队的行动和战斗的胜利，要用自觉的纪律来保证；事前的布置，事后的检查，一定要在会议中来进行。他在讲话中间，把所有的工作精细地分了工，建立了汇报制度，无形中他把自己放在策动工作的主动地位。他相信他的精神已经贯注到工作和工作人员上面的时候，他就结束了他的谈话。

他始终倒背着手，讲话的时候不时地咳嗽着。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流行的敬爱的作风。但是在他讲来，因为，没有简切有力的手势，没有亲切而和谐的语气配衬的时候，显得枯燥和做作。他威吓地望着一切，他的瘦楞多角的面孔，只是为了显示他的存在。

---

① 小鬼，八路军小同志的昵称。

事务工作人员，都是新动员来的老百姓，他们听他的讲话很有道理；但总觉得从今以后有一种沉重的力量压在身上了。那班小鬼，平常总是在嬉笑之中做事情，平空添了一个严肃的督促工作的人，也不大舒服。

至于张管理员，他在工作中已获得了相当的信任。他是一个山东人，工作起来有朝气。受到夸奖的时候，总是天真愉快地笑着。虚心热情，大张嘴地呼吸着，谁都感到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。他原来是一个旧军队的马弁，不识一个大字，二战区①的同志带了他来，因为他工作积极就升为管理员了。他使我们的生活顺利而有信心。如果早晨有人对他说：“张管理员，梵士林要白的，不要黄的，今天换一下吧；还有今天替我发一封航空信，这信，一定哪……”那末晚上，梵士林换了来，航空信也发掉了。

但是这位新上任的管理科长，这时会一丝不苟地说：

“今天不上街，梵士林明天换，发信找通讯员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张管理员疑惑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了缺点，不然，为什么武刚由第二天起就亲自带头工作呢？武刚要整顿厨房，就先把厨房规整出一个模样来。武刚要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就先把每人应做的工作规定出来。凡是额外的事情，或是违背了他工作原则的，一概拒绝。

武刚整日检查工作，很少讲话，对待同志们显得不好接近。大家认为他不大关心生活问题，至少他觉得生活是差不太

---

① 山西一带称为二战区。

多了，其实他全心全意地注意工作正是为了生活。

因为他，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了。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戏剧团体，大家都爱生活，尤其爱自由，都不惯于在脖颈上套一个不大不小的绳扣。虽不疼痛，有了约束就不自在。有的说：

“他这一套，在我们这里吃不开，事务工作是为了生活便利。这个死脑壳，想法斗他一下子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你们不明白，呃……这是农民的根本性……”一个在戏台上装老头的小伙子，用喜爱的腔调打诨。

要斗一下，可是始终也没有斗。大家好象要看个究竟似的，要在他的工作中找一个必要的漏洞。武刚完全不晓得，他完全自信地工作着。

武刚不吸烟，生活整洁。他的口音复杂，略略有些口吃。他很少同我们笑谈，他对待女同志更少打招呼。他常常在庭院里站着。他的两条细腿仿佛能站立一年似的。他走路急而快，老象有什么要紧的事。

有时，武刚对我们的吵声和大胆地嬉笑，表示着惊异。他闲散的时候，也来看一下我们排戏，露着不大了解的神情；但是很快他又镇静下去了。他对于主任，恭谨而拘束，他有时回避同她接触的机会。

关于他引起神秘的好奇了。很多人想法子探听他的履历和身世。但是知道他的人很少，介绍人霍玉民，也只知道下面这一件故事：

当统一战线刚形成的时候，他是留守兵团的一个战士。连队指导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取消苏区，

建立边区人民政府。那时在红军中，有一些人对于党的路线怀疑了，一个伙伙同志首先发言道：

“我做了八年伙伙，我这也是革命工作，我带惯了五大洲的帽子，要摘掉它也行，只要大家有一天不吃饭！”

老马伙同志也表示反对：

“老子走了二万五千里，过雪山的时候，我一匹马救了十二三个干部。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，要革命就流血，不能妥协！”

武刚也跟着站起来，用固执可爱的姿势，大声地响着：

“革命脑袋要戴五大洲的帽子，要摘下五大洲的帽子就先割下这颗脑袋！”

别的部队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，无形中这一面“非”真理的旗帜领导着这些人，向“真”真理进攻。武刚最后说：

“毛主席不会这样说的，我们的毛主席不能这样对我们说。”

但是毛主席的声音代表了千百万群众，用党的决议对他们广播着：

“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最正确的路线。”

这声音向各处传布着，千百遍地重复着。武刚放下了反对的手掌，所有反对的人也沉默了。武刚无言地摘去五大洲的帽子，换上了一顶普通军帽。新帽子使他头颈不舒服，他整整有一个月是恍然无神的，仿佛生了一场大病。

最后霍玉民对我们说：

“他呆在八路军办事处，还没分配工作，我问他愿不愿意

来，那末他就来了。”

为了这个，我们非常精细地观察他。他的面孔严肃，正经，一丝也看不出值得惊奇的表情。只是他的左眉梢上有一条刀伤，这使他的眼白大起来，象是一个可怕的漏洞。

现在那顶新帽子，已经非常习惯地蹲在他的头上了。从他来到团里以后，调皮的小鬼最不喜欢他那一套军队里的作风，开始骂他为机械主义。

## 二

谈论机械主义的空气浓厚起来了，大家斤斤两两地指摘着，哪一件事是机械主义的倾向，哪一件事根本要不得。女同志最怕这种铁面孔，武刚给她们带来了麻烦。女同志有另外一种私生活，她们每天要多用些水；但按照厨房的新规定，每人有平均的用水量，每天有一定的打水时间。他的理由是：没有大锅，而且要节省必要的柴火。若再问下去，那末便是：没有更多的经费，就没有更多的水。有时女同志只好端着空盆走回来，如果再私自向伙伙同志通融，仍然碰了钉子的时候，就会不平地嚷道：

“从前也是这么多的经费，换了人就没有水用，哼！”

有的人非用水不可，便在厨房大吵起来；但是仍然没有效果。伙伙同志捧着面孔，不敢破例。武刚在旁装着不理。她们跑回来咒诅着：

“叫他一辈子也没有老婆！”

事实是他若真的有了老婆，也就会多体谅一些女同志的苦衷了。他没有老婆过到现在，照他对待女同志冷淡的态度来看，也许要没有老婆过到老。他的生活严谨自若，毫不想到女人的样子；但他却隐藏着强烈的人生的热爱，他爱花草，他爱地上的蚂蚁，他在内心里爱着那些小鬼，爱着革命阵营中的每个同志。

有一次他同主任冲突了，这也许因为主任是个女同志的缘故。那时我们的团停留在友区里，我们戏剧工作的对外的形式便是统一战线工作。主任常去会见当地长官，常常同一般文化工作者来往，也常常有新闻记者到团里来拜访。主任在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上是非常诚恳的，从不肯拒绝一位来客，深夜里还同这些客人谈话。每逢有客人，主任便吩咐管理科准备菜饭；但是今天这是第二次了，上午已经来过一批客人，现在是八路军总部来的自己人。主任催一次又一次，菜饭仍然没有拿来，偏巧总部的人因事急于回去便走了。主任是个口急舌快的人，把武刚找来批评道：

“你还没有准备好了吗？客人走啦！留下来我们自己吃吧！”

武刚没有分辩，转身走去；但他又马上站住了，不动声色地说着：

“团员也要吃晚饭的！没有锅，没有人，这事不大好干。一天两次客人，伙伙同志也有意见。”

“有意见会议上提，叫开客饭，不开客饭，这不是提意见的办法。”主任握着一支钢笔，由座位上站起来了。武刚镇静地呆了一会，若无其事地走出去；但是主任又把他喊回来问：

“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不是在会议上才能提吗？”武刚并非真正有意讽刺。

“现在你讲吧！”主任为他直爽的性格感动了，喜爱地注视着武刚；但武刚望也不望地说：

“从前，红军没有这一套，首长和战士吃的一样。犯了错、误还一样处分，吃饭为什么分上下？来了客人也一样，客人在自己的部队里也都吃着同样的伙食；但是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期？”主任这时微笑地反问。

武刚轻轻地咳嗽着：“抗战时期！”

“对内呢？”

武刚吃惊地答：“对内是统一战线时期！”

“那末有了客人，真正外边的客人怎么办呢？不要招待吗？”

“他们倒可以做点菜招待招待的。”

“谁不值得招待呢？”

“象今天总部来的自己人，吃着同样的伙食。从前没有这个规矩。”

武刚在自己的话后面，抹身走开了，他怕听新干部讲道理。他想他们道理都讲得满漂亮；但是未必可靠。他满口不承认自己会轻视新干部；但是当他把理论与实际经验相比较的时候，他自然就看重了自己的实际经验。今天他并没有被说服，主任是行政的首长，他又不得不听从她的意见，于是他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气闷。

这些日子，武刚喜欢在热炕上，给小鬼讲些长征的故事。小鬼们近来对他友好多了，因为从他那里可以得到新奇的满

足。他在谈话中把他们带到了传奇般的现实斗争当中，漫无人烟的草地，兄弟民族的生活以及渡桥的英雄。他们爱慕这种生活，也敬仰武刚这个人了。

“接着昨天的讲吧！”

小鬼躲在漆黑的屋角里，又这样催他。今天武刚沉默着，他象没有听见的样子。问话的小鬼触着他的衣袖，天真的挑逗着他：

“你不是说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吗？今天为什么？”

“嗯！等一下。”

炉灶里的余烬，在墙壁上映出了一片幽暗的红光。一个老伙伙，已经鼾声大作了。武刚尽不开口，小鬼们只得耐心地等待着。

有谁往炕里摸索，武刚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慢慢地说道：

“有一天我，我离开了我们队伍，这不管它，我……自己走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……叫什么来呢？反正我遇见了西路军的同志，他们是被敌人俘虏了的。我一看就猜出来了，他们有十五六个人，两个穿中央军制服的兵押送他们。我离他们有几十步远，我走在他们的后面。红军看见红军分外亲热，我舍不得走开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他们走得很慢，互相交头接耳的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有几个一跛一跛地掉队了，他们落在后面。我紧走了几步，就同他们搭起话来。我问他们哪一军的？又问怎么被俘虏的？到什么地方去？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甘肃打游击，失了连络，被敌人包围了。现在要押送他们回原籍。他们都是湖南人，你们想由那里到湖南有多么远？回到湖

南会那么便宜吗？说是可以保证，那谁又晓得怎样呢？我们谈着谈着，前面喊我们赶上去，有个中央军望着我骂，‘你要跑吗？’那末……那末……我要跑也不行啦，他把我当做他们一起的。我想了想，跟上去就跟上去吧。我跟上去，他们都对我很亲热，押送兵也不在意，于是我又同押送兵谈起来。他们告诉我是两毛钱一天雇来的。就为了两毛钱，你们想。我鼓动他们，（武刚说着由炕上翻起身来）我说：‘老兄！两毛钱连饭也不够吃呀；要吃饱肚子什么差事都比这个强。赶一群猪还可赚点钱，押一群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’这两个人好象从来没有听见这种痛快话，点点头，但不回答我。我要他的公文看，他们就把公文给我看了，上面说押回原籍，依法惩办。我替这些同志捏了一把汗，我悄悄对他们说：‘我们赶快设法逃走吧！要勇敢一点！’我告诉他们红军都在平凉以北，我把我听到的红军的消息都告诉了他们，我说：‘我可要走啦；你们也一道跟着走吧！’晚上我们就溜了。”

熄灯号吹过一阵子了，在这屋子里，夜的沉静和黑暗造成了神秘的氛围。呆了半天才有一个小鬼问：

“现在那些人呢？”

武刚再就不言语了。仿佛他又离开他们，想自己的心事了。

### 三

我们天天准备出发。我们在这里已完成了补充团员，排新戏的任务。我们打算在二百里外的城市里，做一次最后公演，

就转到前方去。我们的目标是敌人后方的农村里。

行军的准备是一切工作的中心。

突然早饭的桌子上摆上了一个个铁盆，里面是切成四方块的红白萝卜，红辣椒象彩纸似的粘在铁盆上。大家最喜欢吃咸菜，而且这又是酸酸的，仿佛是泡菜，大家惊奇了。

“四川泡菜！今天要过年吗？”

伙伙同志在旁边抿着嘴说：“做了一缸呢！”

大家品着泡菜的滋味，夸奖起武刚来了。有人认真地问：

“做的真多吗？行军起来不能带缸的呀！”

“没有做多，吃了再做，那缸是向老百姓借来的。”

这时，那几个平日喜欢同武刚接近的人，特别提出武刚的功课来，说他亲自量米，做的饭刚刚吃完，不致不够吃或是浪费；又说武刚亲自修理锅盖，整理一切家具，简单而有秩序，这是长征中练就的习惯，仿佛时时准备行军。他们的结论，认为武刚是真正难得的事务工作人材。

但是那些同武刚冲突过的，还有那些女同志一声不响，对武刚怀着成见。武刚对这些意见一概不大关心，他倒是在全体大会上对主任提出了严格的批评。他指出主任生活腐化，因为主任修饰了自己的房间，而且她在会客室内添了一些花盆、茶碗之类的设备。武刚根据这些，要求主任要刻苦耐劳，要有在任何方面起模范作用的精神。他是采取了他喜爱的公开批评的方式。事后霍玉民找武刚谈话，首先批评了他的批评方式。霍玉民说对一个行政首长，最好是事前提意见，或是个别批评，这样也使她改正了错误，也顾到了她的影响。随后霍玉民又向他解释现在统一战线时期，那些设备都是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必

要的。但是武刚不接受这个意见，他认为他的批评方式对任何人都是适宜的。

由武刚的本质和他的工作表现来看，不能说他是故意破坏主任的威信；但是他那对于事物固执的态度，也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
那一天，张管理员突然跑来要调换工作，对武刚好象满肚子意见，又不肯多讲。霍玉民开导他说：

“依我看，你们的工作，不是坏了，而是好了。这些成绩，有你的份，也有武刚的份。说起武刚这个人嘛！自然是有缺点的，象他这样一个老干部，经受过多次考验，只要把事情摆出来，他不是不能改正的。……”

霍玉民说话的当儿，张管理员翻开自己的手掌尽瞧着，这时突然说：

“可是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？”霍玉民追问。

“我不好说，我也说不准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你说吧！最好什么也不要顾虑。”

“是呵！他这人不抽烟，爱喝口闷酒，也没有喝几次，那只是在发津贴的时候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

“他不大讲话，他喜欢老实人，工作上也有办法，你看他只有一床被子；可是另一方面他又……”

“讲下去吧！”

“他有一个小包包，我看见过，里面并不是什么衣服，包包里还有一个小包包，用白线缝得凸凸的。”

“你没有问过他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晚上讲梦话可厉害啦！”

“讲些什么？”

“听不清楚。”

霍玉民沉默了一会。又问：

“他有什么不满意吗？”

“他常常帮助小鬼学习。他对事务人员的教育很不满意。他说红军时代，一面打仗，还一面学习呢！可是他那个包包，我觉得有问题。”

“你是说那里面有錢，或是说他贪污吗？”霍玉民问。

张管理员听了这句话，有些吃惊；但他并不反驳，低下头不言语了。霍玉民又沉思了一会，拍着张管理员的肩头说：

“我会调查清楚的；不过，没有确切事实以前，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人，尤其是武刚。象他这样的老干部，在我们团里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了。”

邻村再三要求我们前去组织群众晚会，所以把这件事耽搁下了。我们为了扩大工作影响，拒绝了他们的招待，自己准备饭食。武刚准备得妥妥贴贴。他在这次小行军里，减去了以往我们所遇到的麻烦。他早早地准备了驮子，他亲自把一切道具和锅盆装束停当，他又招呼着在不前不后的时间内开饭。当他看见了由四乡拥来了整千的农民的时候，他的面容，闪着从所未有的和蔼和喜悦，好象这时，他才体会到了文工团的工作意义似的。在演过戏之后，他第一次煮了喷香的豆子稀粥给我们吃。

后两天，有四个小鬼消极怠工起来。他们借口埋怨小鬼教育不好，他们说：

“我们不是一辈子小鬼，××政委从前是小鬼，我们将来不能当政委吗？”

“救亡室刚刚成立起来，你们等等再看！”有人这样向他们解释着。

“有了小鬼就应该早些成立救亡室，武刚还说……你们都是文化程度高的，可是对待我们……”

“武刚？武刚对你们还说了什么？”

武刚走了进来，小鬼什么也不说了，于是把这件事立刻告诉了霍玉民，要霍玉民具体处理这件事。

霍玉民遇到武刚时，问道：“小鬼怠工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向他们解释过吗？”

武刚直截了当地回答道：

“我没有这样做。我对于这里的小鬼教育老实有意见。”

“为什么不提呢？”

“主任说过，有意见在会议上提。同时这是你们早该注意到的，这是红军的传统，谁都不能忘记。你问我解释没有？解释有什么用？真正有了小鬼教育，便是最好的解释。”

一方面是武刚怀有成见的态度，另一方面霍玉民也不得不承认小鬼教育搞得很糟。霍玉民承认了这个事实，也批评了武刚的态度。他们向一片旷场走去，武刚低着头，不再说什么了。霍玉民看见武刚那副固执可爱的面孔，心中想起那个小包来。他认为武刚决不会有什么秘密；但是既然有人提出来，不帮助武刚弄清这件事也是不应该的，所以霍玉民问道：

“武刚同志，你是一个老同志，我不妨直接提出来，你从